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国际问题与港澳台问题研究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Issues in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伊斯兰激进组织

Radical Islamic Organizations

涂龙德 周 华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朱威烈 主编

Radical Islamic Organizations

伊斯兰激进组织

涂龙德 周 华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斯兰激进组织/涂龙德, 周华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80232-311-7

I. ①伊… II. ①涂… ②周… III. ①伊斯兰教—恐怖集团—世界
IV. ①D58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437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75 字数: 450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	(1)
第一节 哈桑·班纳时代的穆兄会	(1)
一、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	(1)
二、穆兄会初创阶段	(5)
三、穆兄会创立初期的两次大发展	(8)
四、穆兄会思想趋于成熟	(11)
五、瓦哈比运动的特殊影响	(14)
六、穆兄会的内部分裂	(17)
七、穆兄会制度建设	(19)
八、穆兄会的经济来源	(21)
九、穆兄会的暴力倾向	(23)
十、暗杀纳克拉什首相	(28)
十一、哈桑·班纳王朝的覆灭	(30)
第二节 后哈桑·班纳时代的穆兄会	(34)
一、穆兄会的重组	(34)
二、胡岱比接任总指导	(37)
三、穆兄会对埃及革命的特殊贡献	(40)
四、穆兄会与自由军官组织的特殊关系	(43)
五、穆兄会与革命者的分歧与较量	(46)

六、穆兄会暴力倾向再次抬头	(51)
七、暗杀与覆灭	(53)
第三节 “二次创业”后的穆兄会	(58)
一、萨达特全盘西化	(59)
二、暗杀萨达特	(61)
三、穆兄会的策略转变	(63)
四、穆巴拉克开启议会大门	(66)
五、埃及重回“二元政治”时代	(69)
第四节 穆兄会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理论	(72)
一、哈桑·班纳“二十条”	(72)
二、赛义德·库特卜的极端思想	(77)
三、两条路线的异同	(80)
四、纠偏运动及理论僵化	(83)
第五节 穆兄会的改革倡议	(85)
一、埃及人建设	(87)
二、政治改革	(87)
三、司法改革	(89)
四、选举改革	(90)
五、经济改革	(90)
六、教育和科研	(92)
七、爱资哈尔宗教机构改革	(94)
八、扶贫问题	(95)
九、社会改革	(95)
十、妇女问题	(96)
十一、科普特人问题	(97)
十二、文化领域改革	(98)
十三、外交政策	(99)
十四、各方对穆兄会倡议的反应	(99)
第六节 穆兄会与中间党的关系	(101)

一、“中间党”简史	(102)
二、何谓“中间”	(103)
三、抹不去的穆兄会“影子”	(104)
四、“中间党”创始人马迪	(106)
第七节 穆兄会面临的问题	(107)
一、体制僵化与身份合法化问题	(109)
二、“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分歧	(111)
三、穆兄会的领导权问题	(114)
四、穆兄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问题	(116)
第二章 穆兄会的国际化进程	(119)
第一节 哈桑·班纳的遗愿	(119)
第二节 穆兄会国际化的契机	(121)
第三节 穆兄会国际组织总章程	(124)
第四节 穆兄会国际组织的发展	(128)
第五节 穆兄会国际组织现状	(137)
第三章 穆兄会的主要分支机构	(141)
第一节 巴勒斯坦哈马斯	(141)
一、哈马斯与穆兄会的关系	(142)
二、哈马斯诞生的背景	(144)
三、哈马斯的抵抗历史	(147)
四、哈马斯的立场	(148)
五、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的关系	(152)
六、哈马斯参与巴政治进程	(154)
七、哈马斯问鼎巴政坛	(156)
八、哈马斯政权名存实亡	(160)
九、哈马斯立场的改变	(163)
十、哈马斯主要领导人	(164)

第二节 苏丹穆兄会	(168)
一、图拉比领导穆兄会	(171)
二、图拉比模式及其影响	(175)
三、军政权与伊阵的关系	(178)
四、苏丹穆兄会主流派的分歧	(181)
五、斋月决裂	(184)
六、图拉比思想分析	(187)
第三节 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	(193)
一、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传播	(193)
二、伊斯兰拯救阵线	(196)
三、伊斯兰武装组织	(199)
四、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202)
五、穆兄会势力的急剧上升	(205)
第四节 叙利亚穆兄会	(208)
一、初期阶段(1930~1949)	(209)
二、合作与对抗并存阶段(1949~1953)	(212)
三、发展阶段(1954~1963)	(213)
四、全面对抗与覆灭阶段(1963~1983)	(215)
五、叙利亚穆兄会的分裂及现状	(223)
第五节 突尼斯穆兄会	(228)
第六节 约旦穆兄会	(239)
一、发展历史及现状	(240)
二、内部派系争斗	(246)
三、与王室的关系	(248)
四、与哈马斯的关系	(255)
第四章 伊斯兰激进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258)
第一节 埃及主要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极端组织	(258)
一、埃及伊斯兰解放党(军事技术组织)	(258)

二、穆斯林组织（定叛与迁徙组织）	(259)
三、圣战组织	(263)
四、伊斯兰组织	(267)
五、邵基团伙	(273)
第二节 穆兄会与极端组织的关系	(274)
第三节 伊斯兰激进主义极端势力的全球化	(277)
一、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三次迁徙浪潮	(279)
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全球蔓延	(285)
三、伊斯兰激进主义极端组织的全球化	(290)
第五章 “基地”组织	(293)
第一节 “基地”组织的诞生与发展	(293)
一、恐怖大亨本·拉登	(293)
二、“基地”灵魂扎瓦赫里	(297)
三、“基地”组织的诞生	(301)
四、“基地”组织的发展	(304)
五、“基地”组织的结构及思想	(315)
六、“基地”组织发动圣战	(322)
第二节 “基地”组织与“9·11”恐怖袭击事件	(326)
一、“9·11”恐怖袭击事件	(326)
二、“9·11”事件原因探析	(329)
三、“9·11”事件的影响	(334)
第三节 “基地”组织的变异	(337)
第六章 “基地”组织主要分支机构	(346)
第一节 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	(346)
第二节 伊斯兰团	(352)
第三节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358)
第四节 欧洲“基地”组织	(367)

第五节 索马里“基地”组织	(375)
一、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传播	(375)
二、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崛起	(379)
三、法院联盟与“基地”的关系	(383)
四、法院联盟准政权的崩溃	(388)
第七章 伊斯兰解放党及其分支机构	(392)
第一节 伊斯兰解放党	(392)
一、伊解简史	(392)
二、伊解的理论宗旨	(396)
三、伊解的斗争路线和手段	(398)
四、哈里发帝国设想	(400)
五、伊解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	(402)
六、伊解的十大特征	(404)
第二节 部分伊解分支机构介绍	(406)
一、巴基斯坦伊解	(406)
二、黎巴嫩伊解	(408)
三、苏丹伊解	(409)
四、也门伊解	(410)
五、约旦伊解	(411)
六、英国伊解	(412)
第八章 黎巴嫩真主党	(416)
第一节 真主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417)
一、什叶派政治意识的觉醒	(417)
二、什叶派激进思想的蔓延	(417)
三、黎内战的影响	(418)
四、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的影响	(418)
第二节 真主党的诞生及其发展	(419)

目 录

第三节 真主党与叙伊同盟的关系	(421)
第四节 真主党的抵抗行动	(423)
第五节 真主党面临抉择	(426)
第六节 真主党的前途	(428)
 附 被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列为恐怖组织的 61 个伊斯兰组织 名单及其简介	 (433)

第一章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

第一节 哈桑·班纳时代的穆兄会

一、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

哈桑·班纳原是一名普通阿拉伯语老师，却登上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及波澜壮阔的政治舞台，在埃及历史上发挥了显著、独特的作用。哈桑·班纳以其卓越的个人才能和谋略，与众多埃及政治、宗教、社会各界的“大腕”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创立并领导了影响他身后伊斯兰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穆兄会，被公认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先行者。追随者对他推崇备至，尊他为“导师”、“殉教的伊玛目”、“《古兰经》的化身”等等，崇敬、仰慕之意溢于言表；而他的对手则斥之为“江湖骗子”、“宗教贩子”等等，竭尽诽谤贬低之能事。

1906 年，哈桑·班纳出生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布海拉省的一个小村庄——麦哈穆迪亚，那里距离首都开罗只有 70 公里。哈桑·班纳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中长大，有兄弟 5 人，他是长子。在哈桑·班纳幼小的心灵中，先后有 3 位长辈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分别是他的父亲谢赫·艾哈迈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班纳、村里的私塾老师马哈茂

德·扎哈兰和苏菲派社团“哈萨菲耶兄弟会”的负责人谢赫·哈撒尼·哈萨菲。这三人都是虔诚的苏菲派穆斯林。其中，老班纳是当地一家清真寺的阿訇、领拜人和教师，宗教知识十分渊博，曾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从事宗教工作之余，老班纳也是一名手艺人，擅长修理钟表。老班纳曾盼望着把这门手艺传给长子。但是，小班纳对父亲的宗教学识更感兴趣，他没有成长为父亲所盼望的手艺人，却成了一名引领世界伊斯兰运动的旗手。

小班纳从小聪慧过人，志存高远。他8岁进入村里的私塾学习《古兰经》和圣训，12岁上小学。当时，他的小学老师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道德情操会”，会员必须严格按照经训来要求自己，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责罚。不久，小班纳就成了该会的负责人。但是，小班纳并没有满足于“道德情操会”只注重自律的做法，而是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对他人产生影响。于是，他又与几个同学一起成立了“除恶会”，该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散发恐吓信，威胁那些被他们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乡里乡亲。在“除恶会”期间，哈桑·班纳以及他的一些小伙伴们首次参与了苏菲社团“哈萨菲耶兄弟会”的活动，并被会中长老的宗教思想所吸引。他从此开始广泛阅读苏菲派的教义和经典著作，成为该团体中最为活跃的一批编外成员。随着这些年轻人的宗教思想日趋成熟，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整天谈经论道，因此，他们模仿“哈萨菲耶兄弟会”的模式，成立了“哈萨菲耶公正会”，把维护伊斯兰道德准则和抵御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当年，13岁的小班纳是该会的秘书，而会长则是年轻的艾哈迈德·苏克里，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创建穆兄会的岁月里，哈桑·班纳认为，“哈萨菲耶公正会”就是穆兄会的雏形。十年后，当哈桑·班纳创建穆兄会时，苏克里被委以会中第二号人物的重任，出任穆兄会总指导助理。

哈桑·班纳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段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过生动的描写，字里行间充满幸福、眷恋之情。他说：“在一座小清真寺里，每晚宵礼之后，我都看到‘哈萨菲耶兄弟会’的成员在那里念诵真主。那时，我在昏礼与宵礼之间，都坚持去听扎赫兰谢赫的课，他那有条不紊的声音、优美的曲调、饱满的精神以及那些饱学经书的谢赫们对在座

有志青年的宽容、对那些冒昧打断讲课要求加入他们行列的小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谦虚，都深深吸引着我。从那以后，我和‘哈萨菲耶兄弟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密切的三人是：谢勒比·里贾勒、穆罕默德·艾布·邵欣和赛义德·奥斯曼，而在那些有志青年中，与我们年龄最为接近的有穆罕默德·杜姆亚提、萨维·萨维、阿卜杜勒·穆特阿勒·辛克勒等人。”

“在这个幸福的小圈子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艾哈迈德·苏克里，后来的穆兄会总指导助理，这次相会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次会面后，谢赫·哈萨菲的名字总在我耳边回响，在我的内心深处，他就是最好的，我开始盼望与他相见，坐在他的身旁，听他不时地讲述一些新鲜事。从此，我更是早晚坚持去扎鲁基亚听讲经，更令我惊讶的是，我父亲当时曾用诙谐的话语总结说，‘扎鲁基亚的智慧之光照亮了聪明人的道路’。其实，我所听到的大多不过是些《古兰经》的章节以及一些圣训书上记载的故事，并没有那些非理性的言辞、哲理的堆砌或晦涩的宣教成份。”^①

如果没有1919年的埃及反英起义，也许哈桑·班纳会在苏菲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他的才识和胆略，也许会成为埃及苏菲派社团的领袖人物。但是，起义失败的现实，在当时小学还没毕业的哈桑·班纳心中留下了阴影，种下了仇恨殖民者的种子。1920年，14岁的小班纳考取了初级师范学校，开始走出小村庄，到13英里外的布海拉省会城市达曼胡尔上学，每周只在周四回家。那时，小班纳对于苏菲派的教义仍非常着迷和崇拜，几乎每天都沉浸在真主、使者和先贤们的世界里，一边学习师范学校的课程和修理钟表的手艺，一边继续沉缅于苏菲派的教义之中，虔诚的信仰给了他无穷的动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这些欲望，每到周四，除非有特殊的事，否则我不会迟到。一下火车，我就直接去作坊，昏礼前这几个小时，我在作坊里干活，那时，我们习惯周一和周四把斋，因此，昏礼时便回家开斋吃饭，然后前往小清真寺听

^① 哈桑·班纳：《宣教与宣教者》，伊阿提萨姆书局，开罗，1986年版，第20页。

讲经，然后去谢勒比·里贾勒谢赫或是艾哈迈德·苏克里谢赫家里听他们讲经，然后再回到清真寺做晨礼。休息一会儿以后，又直接去作坊干活，做周五聚礼、吃中饭、回作坊干活，一直到昏礼时分。随后，又去清真寺听讲经，一直到周六早上回学校，如此周而复始，除非迫不得已，我不记得有什么别的变化。”^① 1922年，哈桑·班纳正式成为“哈萨菲耶兄弟会”的工作会员，自豪地穿上了该组织的统一服饰：头缠头巾，身穿白袍。

1923年底，16岁的哈桑·班纳考取了开罗师范学院，来到了首都开罗。该学院是埃及历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成立于1873年，在讲授传统宗教知识的同时，更侧重于传授学生现代科学知识。都市的繁华以及从师范学院学到的新思想、新知识，极大地开阔了哈桑·班纳的视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忙于宗教信仰，沉浸在效仿先人的圣行之中，但我们当时仍有着强烈的读书和求知欲望；我们否定一切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现象和言行，抨击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真主，效仿先贤的行为规范，但我们更渴望思想上的解放。”^②

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四年，是哈桑·班纳的人生观趋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他潜意识里的社会使命感也变得越来越清晰。毕业前，同学之间常常会谈及对毕业后的展望，哈桑·班纳的回答充分体现了这种社会使命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回答说：崇高的心灵便是造福人们并指导人们的心灵，我们的快乐来源于使他们获得快乐，远离不幸；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圣战，在寻求全面改革之路上做出的牺牲，那是安拉的一种回报和嘉奖，尽管这条道路荆棘丛生、坎坎坷坷、充满艰辛，但对我来说，走这条路是一种休闲和享受；看透人们的内心深处，你便能听到心灵的回声，透过社会现象，你才能了解浮华背后的生活真谛……只有那些对芸芸众生心生怜悯

① 哈桑·班纳：《宣教与宣教者》，伊阿提萨姆书局，开罗，1986年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53页。

之情、宽恕之心的人，只有那些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的人，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请你试着去为那些病态的灵魂开脱，弥合那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只有当你看到那些精神创伤在你的努力下慢慢愈合，并在你的指引下回归正道和幸福，你才能体会到自己最幸福的那一刻。”^①

哈桑·班纳进而认为，只有两条道路能够达到上述目的：“第一，走一心向主的苏菲派道路，这条道路引领人们一心信仰真主和忘我工作，从而使自己的心灵摆脱纷繁复杂、是是非非的俗世的困扰，这是一条最正确、最便捷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走教育与引导之路。这条路与前一条路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一心向主和忘我工作，但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把自身置于芸芸众生之中，去研究他们的现状，寻找治病救人的良方。在安拉那里，这是一条更为高尚、光荣的道路，《古兰经》的教义和先知使者的圣行都号召我们走这一条路，推荐我们走这条路。”^②带着如此沉重的社会使命感，哈桑·班纳1927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师范学院，正式走上社会，并被派往伊斯梅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一家公立小学教授阿拉伯语。同年11月19日，哈桑·班纳离开开罗，前往伊斯梅利亚任教。此后，在哈桑·班纳创建并领导穆兄会的2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难以割舍教师这份职业，直到1946年才提出辞职。

二、穆兄会初创阶段

哈桑·班纳没有忘记在母校时许下的誓言。抵达伊斯梅利亚以后，起初他利用学校和清真寺这两个舞台，很快与当地的一些知名人士建立了联系，开始在他们中间从事宣教活动。后来，他又逐步把自己的活动地点扩大到了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当时，前来聆听哈桑·班纳宣教的主要是工人、政府小职员和小商人。哈桑·班纳以其丰富的学识，很快在

① 哈桑·班纳：《宣教与宣教者》，伊阿提萨姆书局，开罗，1986年版，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当地的听众中建立了威信，慕名前来的听众日益增多。为了培养骨干信徒，哈桑·班纳经常一边宣教，一边留意那些他认为可塑性最强的听众，然后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进行小范围重点培养。终于，他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回报。1928年3月，苏伊士运河英军兵营中的6名工作人员的一次偶然来访，促成了赫赫有名的穆兄会的诞生。哈桑·班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穆兄会诞生过程的：

“他们首先对我的宣教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他们对我说，‘我们听了你的宣教，意识有所提高，而且深受感动。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恢复伊斯兰的尊严和为穆斯林服务，我们对这种屈辱的生活和种种限制都十分反感，我们看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都没有一处好房子，活得也没有尊严，成了外国人的苦劳，这种现象非常奇怪！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这一腔热血、这条命和这一点点钱，我们确实理解不了你所指引的道路，也不像你那样懂得如何报效祖国、宗教和民族，我们现在唯一想做的是，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寻求对安拉有个交待，再由你来向安拉负责，并对我们所应该承担的工作负责……。’”^①

这6位来访者的请求令哈桑·班纳十分感动，于是，他决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方的委托，并与他们一同起誓：让我们成为实现伊斯兰使命的战士！在哈桑·班纳的建议下，这个团体起名为“穆斯林兄弟会”，意为“我们大家都是服务于伊斯兰的兄弟”。通过这段叙述，哈桑·班纳不仅突出了穆兄会的创会宗旨，还指出穆兄会领导与属下的关系应该是“兄弟关系”。

从1928年3月正式注册成立至1932年穆兄会总部迁往开罗，在这4年时间里，穆兄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会众。为此，哈桑·班纳精心挑选的宣教人员，利用周末、节假日几乎走遍了伊斯梅利亚城市的每个角落和周边农村，并成功地建立了几个支部。另一方面，哈桑·班纳也一直没有中断与开罗方面的联系，这为穆兄会日后迁址开罗埋下了伏笔。1927年，穆斯林青年协会在开罗刚一成立，哈桑·班纳便与之建立了

^① 转引自穆萨·伊扎克·侯赛尼《穆兄会——最大的现代伊斯兰团体》，伊斯兰麦纳尔书局，科威特，1988年版，第17页。

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担任《法塔赫》杂志在伊斯梅利亚的代理。这份杂志当时是开罗伊斯兰保守阵营的喉舌，由萨勒菲耶图书馆馆长、穆斯林青年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穆希丁·哈提卜任总编。在伊斯梅利亚期间，穆兄会的总部起初选在一家旧民宅。后来，通过筹款和向当地商人贷款等途径，于1930年建起了穆兄会名下的第一座清真寺。后来，又在清真寺的基础上先后扩建了男童学校、俱乐部和女童学校，逐渐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第一个穆兄会正式活动场所。此后，穆兄会各支部都仿照这一模式建立活动地点，一般除支部所在地外，都包括清真寺、学校、俱乐部、小企业等附属设施，以便为穆兄会的活动提供一部分资金来源。

随着穆兄会的不断发展，穆兄会的活动开始引起了埃及媒体的关注。1930年，埃及《金字塔报》刊登一条消息说，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成立了一家夜校性质的综合学院，学院里设有语言系、艺术系、版画系和体育系。另外，报道说穆兄会还致力于创建一家大型图书馆，专门收集古籍和其他图书珍品。这也许是在穆兄会历史上，埃及权威媒体首次报道穆兄会的活动。但是，随着穆兄会在伊斯梅利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哈桑·班纳及其组织逐渐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这些人纷纷向当时的西德基内阁告状，希望利用政府的力量把穆兄会扼杀在摇篮中。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害怕穆兄会势力的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但是，在西德基首相的亲自过问下，宗教部对哈桑·班纳及其穆兄会进行了调查，西德基除了对穆兄会的发展有所担心外，并没能找到合适的治罪证据。

在积聚了足够力量以后，哈桑·班纳开始实施穆兄会向首都开罗发展的战略，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1932年暑假刚过，哈桑·班纳便提出重返开罗任教，这一决定得到了他的追随者的拥护。此前，哈桑·班纳最小的弟弟阿卜杜勒·拉赫曼·班纳已经在开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文化组织，该组织成了哈桑·班纳把穆兄会总部迁往开罗的第一个落脚点，穆兄会与伊斯兰文化组织合并后，成立了穆兄会在开罗的第一个支部，为穆兄会顺利进入开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